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 优秀科研成果奖获奖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Award-winning Papers :
Dedicated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ASS

第三届 上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 优秀科研成果奖获奖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Award-winning Papers:

Dedicated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ASS

第三届 上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获奖
论文集 (第三届上、下册) /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 .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ISBN 978-7-80230-567-0

I. 纪... II. 中...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674 号

目 录

上 册

“有界”与“无界”	沈家煊 (1)
论晚清新式工商企业对政府的报效	朱荫贵 (21)
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新特点	吕 政 (33)
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产权制度研究	张晓山 苑 鹏 国鲁来 潘 劲 (42)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其增长的规律 ——由东亚增长模式的争论谈起	郑玉歆 (61)
18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口数量变动研究	王跃生 (7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林甘泉 (91)
梵本《因明入正理论》 ——因三相的梵语原文和玄奘的汉译	巫白慧 (121)
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 ——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	李培林 (133)
欧洲文明扩张史论纲	陈乐民 (151)
高处不胜寒 ——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	王缉思 (192)
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	资中筠 (216)
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	李 实 (233)
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 ——兼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刘小玄 刘芍佳 (245)
中国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不平等与非农就业	张 平 (257)
中国药业政府管制制度形成障碍的分析	余 晖 (271)

市场化进程中的低效率竞争

- 以棉纺织行业为例 江小娟 (299)
-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 李 扬 (314)
- 关于我国投资基金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何德旭 (330)

下 册

- 关于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分析与对策 赵京兴 (341)
- 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 高 炜 杨锡璋 王 巍 杜金鹏 (346)
- 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 万 明 (365)
-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王建朗 (382)
-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于 沛 (396)
- 十月革命：必然性、历史意义和启迪 吴恩远 (415)
- 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 党圣元 (431)
- 说《秦风·小戎》
——《诗经》名物新证之一 杨之水 (447)
- 瑞斯的小说与“黑色”语言 黄 梅 (461)
- 里尔克的诗歌之路 李永平 (483)
- 关于普通话两音节间的 F_0 过渡及其感知问题 林茂灿 (498)
- “ $V_{\text{双}} + N_{\text{双}}$ ”短语的理解因素 张国宪 (524)
- 论发展观和文化建设 吴元梁 (543)
- “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 法学所课题组 (559)
-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社会哲学导论 苏国勋 (592)
- 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 李斯颐 (621)
- 从东亚货币危机看汇率制度的选择 高海红 (638)
- 对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若干问题探讨 张文武 (651)
- 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 李静杰 (672)
- 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获奖论文一览表 (690)
- 后记 (693)

“有界”与“无界”

沈家煊

一 数量词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

数量词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是陆俭明先生在《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一文中提出的。这种制约作用按陆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句法组合没有数量词就不能成立或是不自由的，二是某些句法组合排斥数量词。

为论述方便，现将陆文中列举的主要事实归纳如下：

1. 某些句法组合没有数量词就不能成立（用 * 标示）或是不自由的〔用（*）标示〕

（1）双宾语结构，如果间接宾语是表示位移终点的处所或是表示“给予”的对象，那么直接宾语得带数量词。

* 盛碗里鱼 盛碗里两条鱼

（*）送学校油画（送学校油画的是五五年的毕业生） 送学校一幅油画

（2）双宾语结构，如果直接宾语是结果宾语，那么这个结果宾语得带数量词。

*（蚊子）叮了小王大包 叮了小王两个大包

* 捂了孩子痱子 捂了孩子一身痱子

（3）带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的动补结构后面带上名词性宾语（包括施事宾语）形成的这种动宾结构，宾语得带数量词。

（*）打破玻璃（打破玻璃的人找到了吗？） 打破两块玻璃

（*）飞进来苍蝇（飞进来苍蝇就打） 飞进来一个苍蝇

(4) “动词 + 了 + 名词”这种动宾结构, 作宾语的名词得带数量词。

(*) 吃了苹果 (吃了苹果又吃梨) 吃了一个苹果

(5) 非谓形容词 (状态形容词) 作定语 (不带“的”) 的偏正结构, 其中心语一定得带数量词。

* 雪白衣服 雪白一件衣服

* 白花花胡子 白花花一大把胡子

* 热热儿茶 热热儿一碗茶

* 干干净净鞋 干干净净一双鞋

2. 某些句法组合排斥数量词

(6) 表示动态行为的处所主语句“主〔处所〕+ 动词+ 着+ 宾”, 其宾语成分排斥数量词。例如, “山上架着炮”如果是表示“山上正在架炮”的动态行为 (而不是“山上有炮”的静态存在), 那么“炮”不能带数量词。

* 山上架着两门炮 山上架着炮

其实不仅是处所主语句, 表示动态行为的“动词+ 着”后面的宾语一般都不能带数量词, 例如:

* 他正吃着三碗饭 他正吃着饭

* 他正写着五行字 他正写着字

(7) 性质形容词作定语 (不带“的”) 的偏正结构, 其中心语也不能带数量词。这正好与 (5) 状态形容词作定语的偏正结构得有数量词的情形相反。(陆文未提及这一点)

* 白一只孔雀 白孔雀

* 干净一件衣服 干净衣服

吕叔湘先生在《怎样学习语法》一文和石毓智 (1992a) 还指出两种排斥数量词的句法结构, 我们把它们补充在这里:

(8) “动词重叠式+ 名词”这种动宾结构, 宾语不能带数量词。

(*) 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① 今天要谈谈问题

* 星期天在家洗洗一件衣服 星期天在家洗洗衣服

(9) 在用“不”否定的结构里, 动词即使不是重叠式, 其宾语一般也排斥数量词:

^① 陆丙甫 (1984) 指出这个组合和下面的“今天不谈两个问题”都不是不成立而是不自由的句法组合, 如“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 X 问题和 Y 问题”。

(*) 今天不谈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问题

(*) 这个月不演三场电影 这个月不演电影

本文的目的不在罗列更多的事实，而是想对上述现象和其他有关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某些句法组合非有数量词不能成立或不自由，那是受名词性成分“有定”“无定”的制约。例如：

* 倒缸里水 倒缸里一桶水 把水倒缸里

(*) 送学校油画 送学校一幅油画 把油画送学校

(*) 吃了苹果 吃了一个苹果 把苹果吃了

左列中充当宾语的光杆普通名词“水”“油画”“苹果”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并不明确，前面加了数量词才明确为无定的。如果这些成分是有定的，则应用右列的“把”字句来表达。

用有定和无定来解释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会遇到一些困难。动词后宾语大多是无定的，但也可以是有定的。首先，有些不用数量词不能成立或不自由的句法组合，如果把动词后的宾语换成明确的有定成分反倒变成成立或自由的了，例如：

(*) 前面走来老太太 前面走来张老太太

(*) 他吃了苹果 他吃了那个烂苹果

(*) 我一口气读完小说 我一口气读完王蒙那篇意识流小说

其次，有些排斥数量词的句法组合，如果把带数量词的名词性成分换成有定的，结果就能成立，例如：

(*) 他正吃着三碗饭 他正吃着你刚做的饭

(*) 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 今天要谈谈这个问题

(*) 今天不谈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这两个问题

另外，有定和无定也无法解释“* 雪白衣服”和“* 白一件衣服”这种不能成立的偏正式句法组合。

我们认为，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作用实际上体现了人类认知上“有界”(bounded)和“无界”(unbounded)这样一种基本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事物，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动作，动作在时间上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人们感知和认识性状，性状在“量”或程度上也有“有界”“无界”的对立。人类认知上的这种基本对立必定会在语法结构上有所反映，语法分析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种反映揭示出来。

二 事物和名词的“有界”和“无界”

事物占据空间，事物在空间有“有界”和“无界”之分。例如，一张桌子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而且有一定的边界，它是一个“个体”，是有界事物。相反，水也要占据空间，但没有一定的边界，水不是一个“个体”，是无界事物。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区别特征按 Langacker (1987)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无界事物的内部是同质的 (homogeneous)，有界事物的内部是异质的 (heterogeneous)

例如水，不管怎么分割，分出的任何一部分都仍然是水。相反，一张桌子是由不同的部分（桌面、桌腿等）组成的，把桌子分割的结果可能不再是一张桌子。

2. 因为无界事物具有同质性，所以有伸缩性；因为有界事物具有异质性，所以没有伸缩性

水加上或减去一些水仍然还是水，一张桌子加上或减去一张桌子就不再是一张桌子。

3. 有界事物具有可重复性 (replicability)，无界事物没有可重复性

可以有一张桌子，两张桌子，三张桌子，……， n 张桌子，水没有这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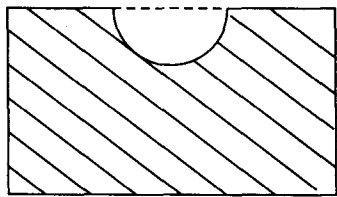


图 1

重复性。要着重说明的是，首先，“有界”和“无界”主要是指人的认识，不是指客观实际。例如，坑儿，实际是洼下去的一块地方，开口处并没有边界，但是人的“完形” (Gestalt) 心理把坑儿看做是四周都是边界的个体，如图 1 所示。

其次，边界往往是模糊的。比如说，墙角，很难说墙角有一定的边界，我们无法在墙上画出一条界线，说超过这条线就不再是墙角，但我们仍然把墙角看作有边界的个体，说“一个墙角”。再次，边界可以是抽象的。例如，主意，是抽象事物，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头有尾有边界的个体，说“一个主意”。同样，说“一种水”时，是认为它有跟其他种类的水区分开来的边界。总之，有界和无界的区分主要以人的感知和认识为准。

这种对事物形成的概念上“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名词有可数和不可数的对立。世界上许多语言有“数”这个语法范畴。

拿英语说，可数名词，如 table（桌子），前面可以有不定冠词（a table）和数词（one table, every table），可以有复数形式（tables）；不可数名词，如 water（水）一般不能用不定冠词（* a water）和数词（* one water, every water），一般也没有复数形式（* waters，除非专指矿泉水）。汉语虽然没有“数”的区分，但是有量词。可数名词有自己适用的个体量词，如：书（本）、灯（盏）、笔（枝）、马（匹）、商店（家），不可数名词没有适用的个体量词，只能使用度量词（一尺布、一斤肉）、临时量词（一桶水、一袋面粉）或不定量词（一点儿水、一些药）（朱 1982：41）。普遍的语言调查发现，“数”范畴和量词是互补的。凡是有“数”的语言一般不需要量词，凡是有量词的语言一般不需要“数”。无论“数”还是量词，都是为了区分概念上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一种语法手段（见 Lyons 1977：227）。

有界事物是个体，只有个体才是可数的，可数的事物一定是个体。事物的个体性和可数性是一回事。在句法组合里，我们把指称有界事物的名词性成分叫做“有界名词”，指称无界事物的叫做“无界名词”。凡是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性成分都是有界名词，例如：两条鱼，四桶水，（睡）一个觉，（买）辆车，好些人。有界名词的形式最典型的是“数量名”，但不限于“数量名”。专有名词专指一个或一类事物，因此也是有界的，如：鲁迅，张大妈，电影《红高粱》。专有名词前面加“（一）个”修饰，指称的对象可以不变，例如：“张大妈就是热心肠！这个张大妈就是热心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带指示词“这、那”的名词性成分大多也是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有界的，如：这个苹果，那种药，那房子，但也有一些是通指性的（generic），并不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无界的，例如：

我发觉这女人全是死心眼儿。

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

正如方梅和张伯江（1995）所指出的，“这女人”和“这烟”里的“这”已经虚化。这和英语里作通指用的定冠词相仿。（英语例子：The German is a good musician. 德国人都懂音乐）句法组合中的光杆普通名词要作具体分析，多数是通指性的，不指称个体事物，因而是无界的，作宾语时尤其如此，例如：（他不常抽）烟，（后面又来）车（了），人（离不开）水，但作主语或“把”字宾语的光杆普通名词往往专指某个个体，因而是有界的，如：书（读完了吗？），（把）苹果（吃了）。

“有界一无界”这对概念跟“有定一无定”这对概念不是一回事。“买

两条鱼”和“买这两条鱼”里的名词性成分，一个无定，一个有定，但都是有界的。这就是说，虽然有定名词一般也是有界名词，但无定名词往往不是无界名词。“有界—无界”跟“专指—泛指”也不完全重合。“他在找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这里的“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可以专指某一个人，也可以泛指任何一个会讲广东话的人，但两者都是有界的。这就是说，虽然专指名词一般也是有界名词，但泛指名词不一定是无界名词。有界名词的本质是它所指事物的个体性和可数性，无界名词的本质是它所指事物的非个体性和不可数性。

三 动作和动词的“有界”和“无界”

动作也要在空间进行，但动作的主要特征是占据时间，不占据时间的动作是不可想象的。在时间上，动作有“有界”和“无界”之分。有界动作在时间轴上有一个起始点和一个终止点，无界动作则没有起始点和终止点，或只有起始点没有终止点。例如，“我跑到学校”这个动作，开始跑是动作的起点，到学校是动作的终止点，这个动作因此是一个“个体”动作或“有界”动作。相反“我很想家”这个动作，我们不能确定一个起始点和终止点，这个动作因此是一个“非个体”动作或“无界”动作。有界动作和无界动作的对立跟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对立具有平行性（Langacker1987），具体说明如下。

1. 无界动作的内部是同质的，有界动作的内部是异质的

把“我很想家”在时间上任意分割，取任一部分仍然是“我很想家”。相反，“我跑到学校”这一动作，只有在终止点才算跑到学校，其他时刻只是在跑或开始跑。

2. 无界动作具有伸缩性，有界动作没有伸缩性

“我很想家”在延续时间上增加或减少一些仍然是“我很想家”，“我跑到学校”在时间上增加或减少一些就可能不再是我跑到学校。

3. 有界动作具有可重复性，无界动作没有可重复性

我可以跑到学校一次，二次，三次，……， n 次，我很想家一般不能想几次。

也必须强调的是，动作的“有界”和“无界”也是以人的认识为准，和客观实际不一定完全一致。说“我想家想了好几次”时，我是把我想家“看作”一个有明确时间界线的动作。

这种对动作形成的概念上“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语法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动词有“持续动词”(imperfective)和“非持续动词”(perfective)之分。有的语法书用了其他名称,如“性质动词”和“动作动词”,“常态动词”(static verb)和“变态动词”(dynamic verb),名称不一样,本质大同小异。例如英语,动词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Quirk, et al. 1972)。典型的持续动词如 resemble (像)、like (喜欢)、belong to (属于)、need (需要)等有简单现在时,没有进行态:

Harry resembles his father. * Harry is resembling his father.

Paul likes swimming. * Paul is liking swimming.

相反,典型的非持续动词如 arrive (来到)、jump (跳)、eat (吃)等有进行态,没有简单现在时:

* The train arrives. The train is arriving.

* Tom jumps. Tom is jumping.

另外,非持续动词可以用表示重复进行的状语 again and again 修饰,持续动词则不行,例如:

Tom hit the target again and again.

* Tom resembled his father again and again.

汉语动词也有类似的分类。例如赵元任先生(1968)曾将及物动词分出“动作”动词(Vt)和非动作动词[包括“性质”动词(Va)、“分类”动词(Vc)等]。前者可以加“着”,有重叠形式,如“吃着”、“吃吃”;后者一般不能加“着”,也没有重叠形式,如“*爱着”、“*爱爱”、“*姓姓”。马庆株(1981)也根据能不能加后缀“着”将动词分为持续动词和非持续动词两类。这两类动词的成员,汉语和英语虽然不完全对应,但各类的典型成员或基本成员是对应的。英语持续动词不能有进行态,汉语的持续动词(性质动词、分类动词)不能加表示动作持续的“着”,都是因为持续动词在时间上是无界的,本身已有持续或正在进行的意思,再加上进行态或“着”就成为多余,这叫做“同性相斥”。英语的非持续动词可以用 again and again 修饰,汉语的非持续动词(动作动词)可以有重叠形式,都是因为这类动词在时间上是有界的,具有“可重复性”,这叫做“同性相容”。

四 “活动”和“事件”

第一节中列举的不用数量词不能成立或不自由的句法组合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动宾式，一类是定名偏正式。我们先来分析动宾式这一类中必须要有数量词的情形。必须要有数量词出现在宾语中，前面的“动”本身也是一些复杂的动词短语，它们包括：

(1) 动词 + 间接宾语组成的动宾式

盛碗里（两条鱼） | 来这儿（两个人） | 掉地上（五分钱） |
送学校（一幅油画）

其中的间接宾语有的是表示位移终点的处所宾语（碗里，这儿，地上），有的是表示“给予”对象的与事宾语（学校）。

(2) 动词 + 结果补语组成的动补式

打破（一块玻璃） | 飞了（一只鸽子） | 洗完（两件衣服）

(3) 动词 + 趋向补语组成的动趋式

走来（一个老太太） | 飞进来（一只苍蝇） | 拿来（三本书）

(4) 动词 + 表完成或实现的后缀“了”

吃了（一个苹果） | 写了（两封信） | 看了（两场电影）

(5) 动词 + 了 + 间接宾语组成的动宾式

烫了他（一个大燎泡） | 盯了小王（两个大包） | 捂了孩子（一身痱子）

这些复杂的动词短语当然也是表示动作，但它们与相应的简单动词“盛、掉、送、打、飞、洗、走、吃、写”等等表示的动作有明显的区别。前者表示的动作在时间上不但有一个起始点，而且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因而是“有界的”；后者表示的动作虽然有起始点，但没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或者说终止点是任意的），因而是“无界的”。这里要说明一点，“有界”和“无界”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而言的。上一节说“吃”、“写”等动词是有界的，那是在整个动词范围内相对“像”、“姓”这样的持续动词而言。这里说“吃”、“写”是无界的，那是在非持续动词性成分（不限于单个动词）的范围内相对“吃了”、“写好”这样的复杂成分而言，两者并不矛盾。试比较“（把鱼）盛碗里”和“盛（鱼）”这两个动作。对前者而言，开始盛是动作的起始点，鱼到达碗里是动作的终止点。因此“盛碗里”是一个“个体”动作或“有界”动作。这一动作的内部是“异质的”：盛碗里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不是盛碗里，而只是盛或开始盛。相反，“盛鱼”这个动作没有内在的终止点，它不是一个“个体”动作或“有界”动作。这一动作的内部是“同质的”，在盛鱼的过程中取任一部分仍然是盛鱼。动结式和动趋式也都含有完结的意思

(参看吕叔湘 1984、1987, 张伯江 1991), 跟“动+了”一样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 因而表示有界动作。下面我们把有内在终止点的有界动作称作“事件”(event) 把没有内在终止点的无界动作称作“活动”(activity)。“盛碗里”跟“盛”, “打破”跟“打”, “飞进来”跟“飞”, “吃了”跟“吃”都是前者表示“事件”, 后者表示“活动”。

在语法形式上, 上述表示事件的动词性成分(简称“事件动词”)跟表示活动的动词性成分(简称“活动动词”)至少以下的对立。

(1) 活动动词大多既可跟“在”连用又可跟“着”连用, 事件动词有的既不能跟“在”连用又不能跟“着”连用, 有的只能跟“在”连用, 不能跟“着”连用。

在盛, 盛着	* 在盛碗里	* 盛碗里着
在打, 打着	* 在打破	* 打破着
在飞, 飞着	在飞进来	* 飞进来着
在吃, 吃着	* 在吃了	* 吃了着

很明显, 事件动词一般不能跟“着”或“在”连用是由它的有界性决定的。以盛鱼为例, “正在盛着鱼”蕴含着“盛鱼”(前者为真, 后者必为真), 但并不蕴含“鱼盛到碗里”(前者为真, 后者不一定为真)。换句话说, 事件动词的有界性或完结性跟“在”或“着”的进行性或持续性是矛盾的。

(2) 跟表示时段的词语连用, 活动动词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 即起始点到说话时刻的时间长度, 而事件动词则可以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如果动作本身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话), 也可以表示动作终止后状态持续的时间。马庆株(1981)、陈平(1988)、Smith(1991)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盛鱼盛半天了, 还没有盛完。 开始盛 半天 说话时刻→

鱼盛碗里半天了, 早就凉了。 开始盛 鱼到碗里 半天 说话时刻→

“盛碗里”、“打破”等事件的起始点跟终止点的间隔很短, 短到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这样的事件是瞬间完成的, 因此时段词语只表示事件终止后状态持续的时间。有的事件动词表示的事件本身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时段词语还表示事件持续的时间(见下)。

(3) 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跟表示时点的词语如“马上”和“一下”连用有不同的表现。(详见邓守信 1986) 以“写信”(活动)和“写好信”(事件)为例, “马上”能用于活动动词和事件动词, 但分别指向活动的起始点和

事件的终止点。“一下”只能用于事件动词，指向事件的终止点。

我马上写信。(指向起始点) * 我一下就写信。

我马上写好信了。(指向终止点) 我一下就写好信了。(指向终止点)

(4) 活动动词只能用“不”否定，事件动词一般只能用“没”否定。

不盛鱼 * 没盛鱼 (*) 不盛碗里 没盛碗里

不飞 * 没飞 (*) 不飞进来 没飞进来

不打破玻璃 * 没打破玻璃 (*) 不打破玻璃 没打破玻璃

这里给“没盛鱼”、“没飞”、“没打破玻璃”等打上星号，因为许多人都指出过“没V”实际否定的不是“V”，而是“V了”，不是“盛鱼”、“飞”、“打破玻璃”这样的活动，而是“盛了鱼”、“飞了”、“打了玻璃”这样的事件，这可以从它们相应的肯定式（盛了鱼，飞了，打了玻璃）来验证。石毓智(1992a)全面论证，汉语里“没”和“不”最基本的分工是“没”专门否定“离散性”（即有界性）成分，“不”专门否定“连续性”（即无界性）成分。

“单个动词+宾语”的组合也有“活动”和“事件”之分。陈平(1988)根据时相结构特点将这类组合分为“活动类情状”和“结束类情状”，跟我们“活动”和“事件”的分法是一致的。宾语如果是普通光杆名词，整个组合表示“活动”；宾语如果是专有名词、这/那+(量)+名、数量+名，整个结构表示“事件”。

活动：读书，写字，看电影

事件：读《红楼梦》，写几个字，看那场电影

表示事件的动宾组合跟上面考察的那些事件动词一样包含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红楼梦》读完、几个字写完、那场电影的结束就意味着动作的自然终止。它们在语法表现上又跟上面那些事件动词有所差别，它们能和“在”或“着”连用，这是因为它们表示的事件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要持续一段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它们跟时段词语连用时既能表示事件终止后状态持续的时间，又能表示动作本身持续的时间：

他读《红楼梦》读了一年了。

(a) 到现在还没有读完（动作持续时间）

(b) 内容有点忘了（动作终止后状态持续时间）

正如陈平正确指出的，这里的“书”、“电影”等都是无指（nonreferential）或通指性成分，它们“并不指示具体的单个事物”，用本文的观点说，它们都表示“无界”事物。而《红楼梦》、“几个字”、“那场电影”等都“具备

明确的空间……界线”，表示的是“有界”事物。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数量词对句法结构的制约实际上是“有界”“无界”对句法结构的制约。“盛碗里鱼”、“打破玻璃”、“飞进来苍蝇”、“吃了苹果”等句法组合之所以不成立或不自由，那是因为其中的有界动词（事件动词）跟后面的无界名词不匹配；换句话说，事件动词的后面跟上有界名词宾语，动作的自然终止点才有了着落，变成“实际的”终止点，整个组合才能表示一个完整的事件。如第二节所述，有界名词不光是数量名组合，还包括专有名词、这/那+（量）+名，以及一些带限制性定语的名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不用数量词不自由的句法组合将宾语换成专有名词等之后也能变成自由的。总之，事物的有界和动作的有界是相通的，两者“存在着清晰的对应关系”（陈平 1988：415）。这种相通还有一个例证，那就是有界事物和有界动作可以采用相同的语言形式来表示。例如“苹果”、“水”作为类名是无界的，加上数词“一”，“一个苹果”、“一桶水”变为有界的。同样，“烧”、“坐”表示的动作是无界的，加上“一”也变为有界的。例如詹开第（1987）指出，以下例子中的“一+动”是表示一个短暂动作的“完成或出现”，也就是表示事件：

把他那份儿神像一烧！

这位老道进到屋里，往那这么一坐。

……每人三十个羊肉冬瓜馅的煮饺子，吃完了一散。

英语中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同样说明问题，例如下面（a）的动词表示“事件”，将其“名词化”之后可以加不定冠词“a”，而（b）的动词表示“活动”，“名词化”之后不能加不定冠词：（Mourelatos 1981）

（a）Mary capsized the boat. （玛丽把船弄翻了）→There was a capsizing of the boat by Mary.

（b）John pushed the cart for hours. （约翰推车推了几小时）→For hours there was pushing of the cart by John.

要使有自然终止点的动作变为有实际终止点，除了用有界名词作宾语外还有其他手段，最常用的是在动词前加“已经”之类表示动作完成的时间词语，或在动词后或句末加“了”，现以“弄脏”和“响起”这两个事件动词为例：

（*）小张弄脏衣服

（*）礼堂响起掌声

小张已经弄脏（了）衣服

礼堂已经响起（了）掌声

小张弄脏了衣服

礼堂响起了掌声

小张弄脏（了）衣服了 礼堂响起（了）掌声了

小张弄脏（了）一件衣服 礼堂响起（了）一阵掌声

加了“已经”或“了”之后，后面的光杆普通名词有转向有界名词的倾向，如“小张已经弄脏衣服”的“衣服”要理解为某一件或某一些衣服而不是泛指的衣服。可见数量词、“已经”之类的时间副词和“了”都有共同的语法功能，能使无界概念变为有界概念。注意上面例子中动词后“了”的自由隐现，李兴亚（1989）在讨论这一现象时谈到五个因素，说其中四个因素都好理解，如动词前有“已经”之类的词语，动词后有表示结果意义的补语，句末有“了”等，唯独动词后面有数量短语这个因素“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现在我们明白正是数量短语的“有界性”使它成为制约动词后“了”自由隐现的一个因素。数量词和“了”有相同的作用，都能使无自然终止点的动作变为有自然终止点（如由“吃饭”变为“吃一碗饭”和“吃了饭”）或使动作的自然终止点变为实际终止点（如由“吃一碗饭”变为“吃了一碗饭”或“吃一碗饭了”，由“吃了饭”变为“吃了一碗饭”或“吃了饭了”）。^① 动作有了实际的终止点，相应的句子才成为“事件句”。所谓事件句就是叙述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事件的句子。下面的句子都属于“非事件句”，没有实际的终止点，上述制约也就不起作用。^②

从属句 飞进来苍蝇就打。 她吃了苹果就吐。

惯常句 食堂老飞进来苍蝇。 他常送我礼物。

祈使句 给我吃的！ 付她工钱！

疑问句 送学校油画？谁出的主意？

打碎花瓶？那不是我干的！

标题句 售货员气跑顾客。 小厂引进外资。

“事件句”和“非事件句”的对立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有人把这两种

① 我们这里不强调“了₁”“了₂”的区分，而是强调它们的共同点，即两者都能使无界概念变为有界概念。李兴亚（1989）用实例说明“了₁”和“了₂”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意思不变，这是两者相通的证据。石毓智（1992b）也持两者相通的观点。

② “非事件句”的种类还很多，例如陆文指出表示“给予”意义的双宾语结构，如果间接宾语是人称代词，直接宾语可以不带数量词，如“送他衣料/*送学校油画”，这里的“送他衣料”是承接问话“你说，我送他什么好呢？”说的，这种答问句也不表示独立的事件，独立的事件仍要说“送（了）他一块衣料”。在语感上“送他衣料”确比“送学校油画”显得自由，原因还可探讨。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送他”这个动作的有界性比“送学校”弱。代词指称个体事物的作用远不如一般名词，在承接上文时代词常可以省略，如对“你说，我送小王什么好呢？”的问话，可以回答“送他衣料”或“送衣料”，“送他”接近于“送”（无界）。